全唐文/卷08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封翹

翹，舜卿從子。梁貞明中為翰林學士。後唐天成中為給事中。

請入閣次對奏

竊見五日轉對，於事太繁。所見或有短長，不當空煩聖覽。請此後祇於入閣者，依刑法待制官例次對。

敬天愛民疏

天地之經，陰陽之數，莫不上規帝道，旁體物情。儻國人偶有其谘嗟，則時令必為之差忒。如陛下英明禦宇，勤儉臨朝，推泣辜罪己之心，行解網納隍之道。無偏無黨，憲章不濫於雷霆；克寬克仁，霈澤嚐均於雨露。致君己及於堯舜，勃興尋並於禹湯。則合災星退於三移，瑞日呈於五色。焉有自冬徹臘，啟歲經春，陰雲多蔽於長空，滯雨頻沾於連日。豈是未臻聖政，不降靈休。既難喻於元穹，須更增於隆德。伏乞稍留聖念，明下所司，俾郊壇祠祭之儀，簠簋罄香之料，尤加清潔，倍致敬恭。罪非劫殺，旋令疏放。亡歿卿士，希加賻贈。農桑藉力之時，務蠲大役。禽鳥營巢之際，禁斷網羅。恭祈十寸五風，以卜千秋萬歲。詔付所司，詳酌施行。

請行封建疏

臣聞：立愛惟親，教民以睦，實大朝之重事，乃有國之通規。是知維城為國本之資，磐

石作安宗之計。所以興隆鴻業，保定皇家。伏惟陛下天祚丕基，日新聖德，使九功之鹹敘，致百度以維貞。墜典皆修，遺文必舉，獨於封建，未睹宣行。既尚抑於龍樓，宜日遵於麟趾。乞命親賢，以資夾輔。

請答謝神祠疏

星辰合度，風雨應時。將修賽謝，請以禦前香一合，聖上親爇一炷，餘者即令分於所謝答廟中焚之。貴表精至，庶賢聖感通。

康澄

澄，後唐明宗朝官大理少卿。

詳斷楊漢賓奏

楊漢賓早列偏裨，曾分茅土。事若先於恕己，理不在於尤人。豈可忘姻婭之舊情，憑官資之威力，遽因毆擊，顯致訟論。自歸有過之門，須舉無偏之道。合該議減，亦舉律文。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，是三品使關入議，準律減一等，杖九十。準名例律：「官少不盡其罪，餘罪收贖；罪少不盡其官，留官收贖。」其楊漢賓所犯罪，杖九十，準律贖銅九斤，準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。

陳政事疏

臣聞安危得失，治亂興亡，誠不繫於天時，固匪由於地利。童謠非禍福之本，妖祥豈隆替之源！故雊雉升鼎，桑穀生朝，不能止殷宗之盛。神馬長嘶，玉龜告兆，不能延晉祚之長。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，深可畏者六。陰陽不調不足懼，三辰失行不足懼，小人訛言不足懼，山摧川涸不足懼，蟊賊傷稼不足懼。此不足懼者五也。賢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遷業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羞恥道消深可畏，毀譽亂真深可畏，直言蔑聞深可畏。此深可畏者六也。伏惟陛下尊臨南國，奄有八紘。蕩三季之澆風，振是三之舊典。設四科而羅俊彥，提五柄以御英雄。所以不軌不物之徒，咸思革面。無禮無義之輩，相率悛心。然而不足懼者，願陛下存而無論。深可畏者，願陛下修而靡忒。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，敷六府三事之歌，則鴻基與五嶽爭高，盛德共磐石永固。

彥惲，後唐長興元年官禮部尚書。

伏以三年祫而五年禘，遂古通規。祖有德而宗有功，前王令範。始封為百代之主，親盡從羣廟之祧。繇是昭穆罔差，尊卑式敘。標諸前典，是謂格言。我國家土德中興，瑤圖再造。既展郊禋之禮，爰崇禘祫之儀。典冊備陳，孝思無極。恭以本朝尊受命之祖，景皇帝為始封之君。百代不遷，累朝頻議。自貞觀至於天祐，無所改移。聖祖神孫，左昭右穆。洎經兵革，久廢烝嘗。蕪沒宮庭，陸沉園寢。迨中興國祚，重立宗祊。議出一時，制行七廟。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，不列祖宗。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，不失舊物。欲尊太祖之位，將行東向之儀。爰命羣臣，畢同集議。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，明皇定禮之新規，開元十年特立九廟，子孫遵守，歷代無虧。今既行七廟之規，又以祧太祖之室。昔德宗朝行禘祫之禮，顏真卿立議。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，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。考之於貞元，則以為誤引之說。行之於今日，雅得其變禮之宜。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，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。自元皇帝已下，敘列昭穆。羣寮聚議，貴在酌中。臣等周行，咸非博識。循其故事，庶葉典章。

衍，後唐長興元年官給事中。

韓彥惲

彥惲，後唐長興元年官禮部尚書。

祫禘議

伏以三年祫而五年禘，遂古通規。祖有德而宗有功，前王令範。始封為百代之主，親盡從群廟之祧。繇是昭穆罔差，尊卑式敘。標諸前典，是謂格言。我國家土德中興，瑤圖再造。既展郊禋之禮，爰崇禘祫之儀。典冊備陳，孝思無極。恭以本朝尊受命之祖，景皇帝為始封之君。百代不遷，累朝頻議。自貞觀至於天祐，無所改移。聖祖神孫，左昭右穆。洎經兵革，久廢烝嚐。蕪沒宮庭，陸沉園寢。迨中興國祚，重立宗祊。議出一時，制行七廟。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，不列祖宗。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，不失舊物。欲尊太祖之位，將行東向之儀。爰命群臣，畢同集議。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，明皇定禮之新規，開元十年特立九廟，子孫遵守，曆代無虧。今既行七廟之規，又以祧太祖之室。昔德宗朝行禘祫之禮，顏真卿立議。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，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。考之於貞元，則以為誤引之說。行之於今日，雅得其變禮之宜。

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，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。自元皇帝已下，敘列昭穆。群寮聚議，貴在酌中。臣等周行，鹹非博識。循其故事，庶葉典章。☆崔衍

崔衍

衍，後唐長興元年官給事中。

乞省請左魚歸郡契合奏

當省給納諸州銅魚，勘問本行令史狀稱：內庫每州有銅魚八隻；一隻大，七隻小；兩隻右，五隻左。其右銅魚一隻，長留在內，留一隻在本州庫。逐季申報平安。左魚五隻，皆鐫次第字號。每新除刺史到郡後，即差人到當省請領左魚，當司覆奏。內庫次第出給左魚一隻，當省責領分付到州，集官吏取州庫右魚。契合，卻差人送左魚納省。如別除刺史，州司又請，次第左右，周而複始。臣以州司差人請魚，往來須有煩費，請此後所除刺史在京受命，或經過都城者，可令自牒當省，請左魚齎歸本郡。契合，然後差人納省。所冀稍免煩勞。

鄭玨

玨，唐宰相綮諸孫。光化中舉進士，曆官監察御史。入梁累遷禮部侍郎。貞明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後唐莊宗入汴，貶萊州司戶參軍，復召為太子賓客。明宗即位，拜平章事。尋以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。長興初卒，贈司空。

請追尊先代奏

恭以皇帝陛下特降睿慈，俯詢輿議。尊曆朝之正典，允多士之虔祈。廣溥天孝治之風，慰萬國仁親之道。臣聞自古英主入紹洪基，莫不慎固遠圖，凝思往事，敬宗尊祖，追養存誠。廣殊號於園陵，展異儀於璽紱。春秋殷薦，霜露永懷。又聞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，則必易名上謚。廣孝稱皇，載於諸王故事，孝德皇、孝仁皇、孝元皇是也。伏冀聖慈，猥從入願，許取皇而薦號，兼上謚以尊名。改置園陵，仍增兵衛。

趙都

都，鄴中人。赴鄉薦時，鄭玨知貢舉。都納賂於玨，遂登第。

上唐莊宗疏

無以有威以自大，無以足兵以自安。無以奇技悅情，無以淫聲惑誌。非社稷之功，乞不加於厚賞。非股肱之力，乞不近於凝旒。審內帑之豐虛，削無名之經費。左右處卑者，乞見之有節。伶倫濫吹者，乞減於盈廷。至於畋遊馳騁之娛，蹴踘飛馳之樂，伏乞大寶大位，戒以奔車。

李嚴

嚴，幽州人。本名讓坤。初仕燕為刺史，後唐同光中為客省使。三年奉使於蜀，知蜀可伐，讚成其謀。及伐蜀，為三川招討使。蜀平，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如故。長興初授西川兵馬都監，為孟知禪所害。

笏記

伏自朱溫肆逆，運屬昭宗。三年痛別於西秦，一旦逼遷於東洛。誅殘南北，焚爇宮闈。雖列藩悉是其唐臣，無一處不從其偽命。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、太宗之業，倏爾隳弛；憤朱溫、崔允之徒，同謀篡弒。遂乃神機迴發，心鼎獨燃。掘滄溟而誓戮鯨鯢，芟林莽而決除虎兕。十年對壘，萬陣交鋒。慮久困於生靈，而選挑其死士。才過汾水，縛王鐵槍於馬前；旋及夷門，斬朱友貞於樓下。劍霜未匣，槍雪猶輝。段凝統八萬雄師，倒戈伏死；趙嚴知一人應運，引頸待誅。遂使賊將寒心，謀夫拱手。取乾坤只勞於八日，救塗炭遂定於四方。備振皇威，咸遵帝力。今則秦庭貢表，兩浙稱臣。淮南陳附拜之儀，回紇備朝天之禮。才安宇宙，便息干戈。未盡梟夷，方議除翦。豈謂大蜀皇帝柔遠懷邇，居安慮危。嘉我帝祚中興，群妖悉滅。特遣蘇、張之士，來追唐蜀之歡。吾皇回感於蜀皇，復禮遠酬於厚禮。臣則叨承元造，獲奉皇華。載馳得面於天顏，戰汗不任於局地。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。

李琪

琪，字台秀，河西敦煌人。少舉進士。天復初應博學宏詞，居第四等。累遷殿中侍御史。入梁為戶部侍郎翰林承旨。貞明龍德中曆兵禮吏侍郎，遷御史中丞，累擢尚書左丞中書

門下平章事。罷為太子少保。後唐同光初授太常卿吏部尚書，三年為國計使。明宗即位，為御史大夫，除尚書左僕射。天成末，明宗自汴遷洛，為東都留司官。以太子太傅致仕。長興中卒，年六十。

奉迎車駕還京奏

伏以陛下暫違清廟，才過周星。初平作孽之守殷，次戮不臣之庭琬。今者敗契丹之凶黨，破真定之逆城。大振皇威，咸繇睿算。臣等久違宸極，俱戀聖恩。恨不隨獸舞於汴郊，拜龍顏於梁苑。豈可隻於清洛，坐俟回鑾。願於次舍之間，得展會同之禮。庶傾就望，咸竭歡呼。臣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，先赴雒陽東祇候。

請行開成格奏

奉八月二十八日敕，以大理寺所奏見管四部法書內，有《開元格》一十卷、《開成格》一十一卷。故大理卿楊遘所奏行《偽梁格》並目錄一十一卷，與《開成格》微有差舛，未審，祇依楊遘先奏施行，為復別頒。聖旨令臣等重加商較，刊定奏聞者，今未若廢偽梁之新格，行本朝之舊章。遵而守之，違者抵罪。奉九月二十八日敕，宜依李琪所奏，廢偽梁格，施行本朝格式者，伏詳敕命，未該律式。伏以開元朝與開成，隔越七帝，年代既深，法制多異。且律有重輕，格無二等。若將兩朝格文允行，復慮重疊差舛。況法者，天下之大信。非一人之法，天下人之法也，故謂一成不變之制。又準格文，後敕合破前格。若將開元與開成格之行，實難檢舉。又有《大和格》五十一卷，《刑法要錄》五十卷，《格式律令事類》四十卷、《大中刑法格後敕》六十卷，共一百六十一卷。久不檢舉，伏請定其與奪。奉敕宜令御史臺、刑部、大理寺同詳定一件格施行者，今眾集商量，《開元格》多是條流公事，《開成格》關於刑獄，今且請使《開成格》。

陳經國事疏

臣聞王者富有兆民，深居九重。所重患者，百姓凋耗而不知，四海困窮而莫救。下情不得上達，群臣不敢指言。今陛下以水潦之災，軍食乏闕，焦勞罪己，迫切疚懷。避正殿以責躬，訪多士而求理。則何思而不獲，何議而不臧。止在改而行之，足以擇其善者。臣聞古人有言曰：「穀者，人之司命也；地者，穀之所生也；人者，君之所理也。有其穀則國力備，定其地則人食足，察其人則徭役均。知此三者，為國之急務也。」軒黃已前，不可詳記。自堯湮洪水，禹作司空，於時辨九等之田，收什一之稅。其時戶口一千

三百餘萬，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，最為太平之盛。及商革夏命，重立田制，每私田十畝，種公田一畝，水旱同之，亦什一之義也。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，大約百里之國，提封萬井，出車百乘，戎馬四百匹，畿內兵車萬乘，馬四萬匹，以田法論之，亦什一之制也。故當成康之世，比堯舜之朝，戶口蓋增二十餘萬。非他術也，蓋三代以前，皆量入以為出，計農以立軍。雖逢水旱之災，而有凶荒之備。降及秦漢，重稅工商，急關市之征，倍舟車之算。人戶既以減耗，古制猶以兼行。校此時戶口，尚有千二百餘萬，墾田亦八百萬頃。至乎三國並興，兩晉之後，則農夫少於軍眾，戰馬多於耕牛。供軍須奪於農糧，秣馬必侵於牛草。於是天下戶口，隻有二百四十餘萬。洎隋文之代，兩漢比隆。及煬帝之年，又三分去一。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，百姓未豐，延訪群臣，各陳所見。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，由是輕徭薄賦，不奪農時。進賢良，悅忠直。天下傑價，喜鬥直兩錢。自貞觀至於開元，將及一千九百萬戶，五千三百萬口，墾田一千四百萬頃。比之堯舜，又極增加。是知救人瘼者，以重斂為病源。料兵食者，以惠農為軍政。仲尼云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！」臣之此言，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。伏惟深留宸鑒。如以六軍方闕，不可輕徭，兩稅之餘，猶須重斂，則但不以折納為事，一切以本色輸官。又不以紐配為名，止以正耗加納。猶應感悅，未至流亡。況今東作是時，羸牛將駕數州之地，千里運糧。有此差徭，必妨春種。今秋若無糧草，何以贍軍。臣伏思漢文帝時，欲人務農，乃募人入粟，得拜爵及贖罪。景帝亦如之。後漢安帝時，水旱不足，三公奏請富人入粟，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。本朝乾元中，亦曾如此。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，願明降制旨下諸道，合差百姓轉倉之處，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，五百石以上，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。有官者依資遷授，欠選者便與放選。千石以上至萬石，不拘文武，明示賞酬。免令方春，農人流散。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。

請更定朔望入閣奏對疏

每月文明殿入閣，及百官五日一赴中興殿等事，伏準故事。每月百官入閣，所司排儀仗，金吾勘契。入後有待制次對官，各舉論本司公事。左右起居，分記言動，以付史館，編修帝錄。此本朝經久之制也。昨陛下初膺大寶，思致治平，遂降綸言，特申聖旨：百官除常朝外，依宰臣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。所貴得預敷陳，俾凝庶績。此蓋陛下切於百司各言於時政，特令五日一面於天顏。雖眷眷以丁寧，限朝儀之拘束，序班而入，拜手而回。縱有公事要言，亦且卷行須出，百司何由舉職，兩史無以記言。外則因此廢待制次對之官，內則無以分延英眾人之別。以臣愚見，竊有所陳，欲乞陛下每月一日、十五日，兩度出禦文明殿，排入閣之儀。諸司依前轉對，奏論今司公事。其百官就食，謂之廊餐。則中外既有區分，禁庭亦更嚴察。如陛下切於群臣所有敷陳，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

之際，班行內有要奏事者，臨門狀到，便許引入。此又於旅進旅退，事理不同。言路既開，別彰聖德。如或以山陵日近，朔望不坐，即取次日，亦合舊規。候過陵園，還如法制。臣叨司邦憲，獲典朝儀。儻遇事而不言，即奉公而何取。乞宣付中書門下，商量曾獲經久者。

謝朱梁祖大硯瓦狀

蒙恩賜臣前件硯者。伏以記室濡毫於楯鼻，刀佩非多。史臣染翰於螭頭，筒形甚小。尚或文章煥發，言動必書，為號令之詞，非典謨之訓。如臣者，坐憂才短，行怯思遲。自叨金馬之近班，常愧玉蟾之舊物。豈意又頒文器，周及禁林。制作泓渟，規模廣滑。閉宮苔而色古，連沼石以光凝。敢不致在坐隅，酣茹筆陣。餘波浸潤，便同五老之壺。終日拂磨，豈但一丸之墨。如承重寶，倍感深恩。

不應改國號議

殿下宗室勳賢，立大功於三世。一朝雨泣赴難，安定宗社。撫事因心，不失舊物。若別新統制，則先朝便是路人。芃芃梓宮，何所歸往。不惟殿下感舊君之義，群臣何安。請以本朝言之，則睿宗、文宗、武宗，皆以兄弟出繼。好位樞前，如儲後之儀可也。

請準為縞奏即令撰謚冊議

伏以別制四廟，徵漢室以定儀。崇上尊名，詳謚法以取證。伏睹曆代以來，宗廟成制。繼襲無異，沿革或殊。伏惟陛下應運開祥，體乾覆物。纘紹之德，鹹頌聖於鴻圖。孝思之心，乃垂光於帝範。馬縞所奏，禮有桉據。乞下制令馬縞虔依典冊，以述尊名。

長蘆崇福禪寺僧堂上梁文

祖令西來，尺葦盡包於沙界。聖圖南渡，巨楹兩創於覺筵。自迦葉正法眼之單傳，有壁觀婆羅門之故址。翩翩隻履，去少林未有千年。翼翼精廬，徙滁口才逾二紀。圮於兵燼，莽為礫區。旃檀化聚棘之林，鯨象失棲禪之地。旋更七稔，未辦三椽。潛庵老師五葉派下中興，百尺竿頭進步。得皮得髓，面壁正是前身。利物利人，當機勇施毒手。非有遼天之作略，豈能掃地以更新。再續天聖之遺規，喜遇登師之同裏。眾緣自合，紛艫筏之川流。群役並興，環斧斤之雷動。要使宗風之峻立，首圖雲衲之安居。練吉日以鳩工，

峙閎模而複古。於茲大作爐韝，皆令直造根源。展缽鋪單，不離日用。鍛佛煉祖，總在堂中。摩尼峰前，突見飛翬之在目。菩提橋畔，會逢立雪之齊腰。既新高廣明曠之基，當知淨智妙圓之體。不立文字，痛著鈴槌。連床上跳出栗棘蓬，柱杖下敲得麒麟子。味永安之記，常思紐草之高風。造雪峰之門，必契流香之妙趣。聊陳六詠，助舉雙梁。

東，袞袞長江一葦通。再續千燈融佛日，依然五葉振宗風。南，十方禪雋總包含。認得老胡真鼻祖，各尋彗可結同參。西，飛簷危棟接雲霓。重成鷲席撾禪鼓，永洗狼煙罷戰鼙。北，回龍山繞煙林碧。雙手翦除荊棘場，空拳擎出瞿曇宅。上，參天喬木元無恙。非台鏡照大千機，無繞塔高三百丈。下，蔥嶺路連綠野。室裏俱承辭膜方，板頭誰覓安心者。伏願上梁之後，叢林萬指之安棲，蘭若千年之不壞。人人自心見性，個個與佛齊肩。蘆葉飛花，認的的祖師之旨。淮流成帶，祝綿綿宗祐之休。

梁啟聖匡運同德功臣、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、淮南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安撫兼鹽鐵制置發運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、揚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、上柱國吳越王錢公生祠堂碑

維有梁之撫運也，皇靈闡乎區外，大禮昇於土中。元亨利貞，飛龍據在天之位；聰明神武，流烏當受命之符。山川出雲，河洛開奧。夔魖魍魎，懾夏鼎以奸銷；檮杌窮奇，格舜干而心服。於是南踰駱越，北暨辰韓，東極滄湄，西臨黑水，莫不來庭捧贄，厥角獻琛。譯有外邦，貢無虛月。谷風嘯虎，膠庠奏樂職之詩；山磭射牛，封禪草禮官之議。皇帝尚或謙沖至德，兢畏萬幾，日昃忘勞，宵分輟寐。弗矜弗伐，恆以百姓為心；雖休勿休，能使三時不害。務敦其實，所寶惟農。以麟鳳龜龍為下科，用黍稷稻粱為上瑞。君倡臣和，草偃風行。克勤之心，率勵於邦國；固本之德，浹洽於吏民。天下翕然，頌聲斯起。越五年夏四月，上坐便殿，顧謂翰林學士守尚書右司郎中知制誥臣李琪曰：「朕有寶臣，國之巨棟。加地進律，雖圖伯舅之功；嚴像立祠，尚慊緇黃之願。去歲杭、越等州軍府將吏士民耆艾列狀，以吳越王錢鏐惠及於物，恩結於人，願立生祠，式光異政。今我俞允，顯其勳勞，汝為好辭，以永嘉聞。」微臣俯伏奉詔，兢兢莫圖。懼玷厥庸，弗任其職。臣伏聞高辛氏得天之道，實舉龐鴻。伊耆氏象日之明，亦詢朱虎。況乎戎衣定國，革路興邦，非哲后無以建丕圖，非偉人無以康大業。灌壇風雨，佐聖室之宏規。莘鼎鹽梅，集商王之景命。吳芮起鄱陽之眾，竇融興隴右之師。並翊天飛，咸開帝緒。其有連衡接武，並駕齊驅，昭昭然為國元勛，合符英佐者。即今啟聖匡運同德功臣、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、淮南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安撫兼鹽鐵製置發運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尚父、守尚書令、揚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、上柱國、食邑二萬戶

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越王，即其人也。公名鏐，字具美，其先本彭城人也。緬維英緒，實肇遐源。或標舉精神，擅表儀於晉魏；或元通夢想，冠雄勇於齊梁。餘烈具存，洪源遂廣。大王父諱沛，累贈尚書左僕射。王父諱宙，累贈太師。烈考諱寬，累贈中書令。並稟粹地靈，騰英岳秀。百祿是荷，為積慶之家。五世其昌，啟莫京之裔。誕茲人傑，貽厥孫謀。公即中書令之嫡長子也。幼而通理，有岐嶷之姿。長而不倜，抱清明之德。雷泉英槩，金宿精光。洪鐘非戛擊之音，大玉非磨礱之器。鷹瞵八表，虎視三江。魏帝目為人雄，晉后謂之王佐。屹風棱於氣表，華岳五千。豁宇量於胸中，雲夢八九。厥初以永嘉東渡，世德繼昌。分京公暨日之枝，襲憬祖涵雲之派。緬惟浙右，邑號臨安。西連天目之岑，東接秦皾之勢。雙川噴雪，徑石鏡之清光。萬岫參寥，孕官山之王氣。公克膺靈秀，載誕雋賢。始囊螢於桑蓋之陰，終奮劍於溫麻之地。時屬唐朝季末，歷數將移。戎馬生郊，蜚鴻滿野。公遂相時而動，憫物興嗟。為國平凶，與民定亂。散家財而養士，訓父子以為軍。楚卒八千，徒矜組練。梅鋗十萬，浪號熊羆。指揮而立致風雲，叱咤而坐移山嶽。復值江南搔擾，溪洞興妖。鄰凶則極目朱眉，巨憨則滿郊白幟。小則倪知新朱實之輩，據險隘以蜂屯。大則黃巢尚讓之徒，掠藩方而虎噬。公乃旋分驍銳，密運機鈐。抉鼠穴以梟夷，突豺牙而破軫。自此軍威益振，號令愈明。輔本郡之政經，統八都之紀律。然而辛勤百戰，平定四兇一作「　　，□十兇」。方澄兩浙之波瀾，盡掃十州之氛祲。積田穰苴之威望，峻郤元帥之雄名。故能大建勛庸，榮超崇極。頃歲浙東觀察使劉宏者，雚苻害馬，齊兗逋氓，脫身倚盜之中，潛寵察廉之位。妄以金刀自讖，潛蓄奸謀。忽萌吞併之心，繼犯青疆之地。先焚漁浦，次劫九鄉。或聚犬眾於七州，或恃狐鳴之數萬。公躬臨矢石，手運戈矛。一呼而瓦振長平，屢戰而屍填滻水。連擒昆弟，悉斬魁渠。或跋寨以全坑，或單衣而夜逸。中和五年，公統領兵士，遠過重山，築壘進軍，攻圍日蹙。逆首望風逃遁，尋於巡管收擒。公乃手劍旗亭，以謝戎庶。其次光啟三年春，鎮海軍節度使周寶，以釁生親戚，旄節播遷。公憤其黜逐帥臣，志期翦戮，於是大陳卒乘，徑赴朱方，迎請藩侯，敬事如舊。而薛朗巢危食盡，遂就活擒，牲於靈柩之前，以雪幽明之憤。此際蔡寇孫儒鯨吞黔歙，蝟磔洵川，楊行密窘甚，析骸，乞師救命。公乃三路饋食，兩面助兵，克清霧市之妖，逐解晉陽之急。乾寧三年，威勝軍節度使董昌，是公匡戴，坐擁節旄。不遵良佐之箴規，遽惑妖人之詭譎。而又淫刑虐殺，人神不容。興羿浞之逆謀，僭羅平之偽號。公往回百諫，竟拒忠言。遂奉前朝詔書，委其討伐。鄰凶行密，見利忘義，怙亂朋奸。廣裔豺狼，攻圍城壘。公仗順討逆，奮一當十。戮梟獍於近郊，破鯨鯢於槜李。挫行密而奔仁義，走陶雅而竄田頵。然後徑赴稽山，親平禹穴。出軍民於湯炭，灑士庶以膏霖。騰萬口之歡聲，溢千門之喜氣。前朝乃就加公掌武之秩，錫地之榮。分四騎之碧油，佩兩藩之金印。周旋二紀，翦落四兇一作「　　，□十兇」。始得安吳越之封疆，泰牛女之耕織。若夫天下有急，王孫遂立於壇場。日中而趨，

司馬亟頒於符節。其間水深則蛟產，林大則蠹生。提封漸廣於支巡，牧守難齊於忠蘆。其有如霅川李師悅、雙溪王壇、新定陳詢、瀙水陳章、溫江張惠、縉雲盧佶、蘋渚高澧，及外都叛將徐綰、許再思之輩，或軍行末校，或草澤逋民，發跡戎轅，素無顯效。蒿艾豈棟梁之器，犬彘懷噬主之心，悉被淮甸回邪，潛為誘煽，負本藩之提挈，辜解縛之深恩。竊弄干戈，自貽覆餗。公山苞朽壤，海納昏波。許雍齒以自新，待樊崇以不死。俟其惡盈貫滿，不得已而用兵。才舉偏師，處處摧拉。皆是公臨機獨斷，決勝萬全。威飆震懾於江濤，勛格抗崇於山阜。固已書於甲令，列在世家。處臺鉉而彌光，受彤旌而不愧矣。公宣慈稟性，明粹在躬。五精妙察於次躔，六蔀旁該於歷數。帝師劉向，懸知白水之符。國士殷尰，預識黃星之瑞。是以高梧傾鳳，大廈占烏。拱牲幣以宗堯，率謳歌而戴舜。先是上在藩邸，公潛輸大義，密奉上交。溯九萬里之靈飆，挺三十年之神契。豈比河西已定，尚興游帝之談。陔下將平，始拒狂巫之說。不然，則何得印方似斗，言出如綸。適拜前恩，仍加後寵。皇帝踐祚之元年夏五月，定封賞之數，報締搆之勛。命右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馳傳進封公為吳越王。秋八月，以克震天威，屢陳戎捷，授公兼淮南節度使。二年，皇帝肅郊禋之禮，灑雨露之恩。奠玉燔柴，所以昭事上帝；疏爵熏土，於是宏獎諸侯。以公為守中書令，復命刑部尚書姚洎持節行吳越王冊禮。春三月，以公奉菁茅之貢，遠述職方；陳玉帛之儀，恆先宰旅，進公為守太保。秋八月，以公解長洲之圍，復震澤之郡，用匡九合，宜總五兵，拜公為守太尉兼中書令。五年，以公儀表藩垣，經緯文武，當呂望四徵之重，居伊尹百揆之先，召公為守尚書令。朝廷復以公累朝碩量，開國宏勛，有同心同德之功，著十亂八元之業，威略主列藩盟歃，忠貞為社稷金湯。昔周文王得渭水之賢，猶尊極品；我國家倚扶天之柱，宜峻殊恩。遂冊拜公為尚父，仍加井邑實封，以崇異禮。昔杜元凱之平吳會，止鎮一州；昆陽侯之定淮夷，不階三事。未有光昭大典，卓犖鴻恩。輶軒相襲於道途，簡冊交馳于冕弁。三十二人之畫像，旌顯非多；五十四縣之疏封，迴旋尚小。羅旃設戟，誓岳盟河。廊廟之鄰哉臣哉，勛名之大矣神矣。公以富強之俗，訓驍勇之兵。戈艦三千，旌門百萬。水犀鮫革，甲光照互父之山。秋雁魚麗，陣勢駭蚩尤之國。加以竹頭木屑之用，鹽田滬瀆之饒，有益軍須，莫先戎費。愛人若已，決事如神。嚴明有拔薤之功，聽察得分縑之理。除殘去弊，守正申威。畫冠不犯於四封，列貨羞談於二價。遂使江湖之上，棹有歌聲。斗牛之間，獄無冤氣。矧又敬崇穹昊，虔奉緇黃。百靈輸戩穀之祥，萬庾洽京坻之稔。用天分地，務穡勸農。保慈儉以律身，變舄鹵而收利。穰穰多稌，人為萬石之家。膴膴良田，戶有千金之堰。風謠逸豫，禮讓興行。君子謂之樂郊，神人稱其福地。豈可使燕山車騎，空銘幕府之勛。齊國相君，不頌祠堂之美。微臣仰膺睿旨，俯扣庸音。敢書無愧之詞，用紀不磷之績。庶使披文相質，與日月而俱懸。積德累功，共江山而更遠。是旌民愛，式表君恩。謹為銘曰：

彼穹初圓，補石而正。下土未乾，決河而定。我后創業，惟公佐命。內贊皇極，外綏戎柄。雄雄偉人，元象降神。山海其度，麟鳳其身。地開茅土，天授經綸。謇封異姓，屢委洪鈞。多藝不矜，好謀而懼。養士分甘，尊賢吐哺。歷數該博，襟靈穎悟。識辨彤雲，先知聖祚。昔之未遇，始用英才。淩松渡浙，拂電縈雷。宏昌瓦解，儒密冰摧。狼精夜隕，虎幄晨開。今也元勛，擁旄三鎮。劍騎山積，戈船海振。冊以車輅，賜之膰脤。烈烈威風，專征仗順。惟公之明，間世而生。片言折獄，半面知名。吏絕巧詆，人無匿情。政刑一槩，如水之平。善誘黎氓，服勤耕稼。攜稚就豐，佩牛歸化。再熟粱稻，八蠶桑柘。足食足兵，述方而霸。軍民感惠，易世於茲。哀矜耆艾，撫養煢嫠。如母之愛，如父之慈。告於天子，願啟生祠。厥祠既崇，邃宇加飾。彰民之心，表公之德。上帝錫祉，諸侯取則。取之伊何，勿擾勿亟。絲綸有命，琬炎徵文。爰馳上列，式獎鴻勛。浚義才子，安陽令君。永標今古，名播萬春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